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一目錄

題跋三

題湘源僧東遊載經卷

題朱驥宰乞



題手書考槃詩與車中吾內兄

題手書學政與黃貞父

題車用撰外姪索書卷

題筆賈卷

題僧邱宗乞書卷

題韓伯雍壽冊

題西園戲筆

題南華僧乞供卷

題曾大家爵林葛

題西湖誌

題白衣觀音經

題趙太史澁陽先生遊羅浮詩跋

題手書長門賦跋 題手書相鶴經跋

題問世狂言跋 題手書天隱子跋

題手書金剛經跋 題卷贈僧曇白

獨立庭訓外編題詞 題西園青玉案

題袁水雲秘書遺蹟 題蘇東坡真跡松醪賦

先師潤寰黃公墓誌跋 題山谷老人對楚王問真跡

劉子真說研說石題詞 題董玄宰宗伯真蹟

又題青玉案 三章

四遊詩集卷之三十一

羅浮張 宣子孟奇甫著 石梁題名卷

題跋三

題湘源僧東遊載經卷

癸巳冬乞士卧病大隱洞中先是曹溪鑿大師入

夢因爲立傳正爾拈筆迺有襜襪扣門者湘源僧

也亦一奇矣時方疲於津梁敬謝客何必見三十

六相迺見如來於是將命者揖其所懷筴而進之

請爲說偈迺知爲吉上人蓋嘗遊於廓虛主人而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余友董懋賞爲紹介云余因破顏微笑老夫脩行無力前夜被曹溪獼獠覷破今又被湘源師子咬人不知向何許土地更下一分飯矣第筭曰迦源性海證果義天而廓虛主人又以曹溪豎義曰心悟轉法華心迷法華轉余遂撫掌大笑宰官身亦辟支佛耶夫性卽非迦證卽非果法華一轉卽非法華悟何言轉上卽非心故曰風動幡動仁者自動因卒業其所從來曰東遊載經呵上此又何異去四川省競渡也上船時便當令德山打三槓槓拄杖此一藏乾屎橛語何許無量福德始令煨燻安知此非德山法堂前龍潭一把火而云補足使天下老和尚費舌頭耶然說著不足不說著亦不足是因復力疾起吐爲說云何偈以授之而復懋賞幸語上人試舉以似諸廓虛主人爲喝一聲未必不令其三日耳聾也時將命者亦撫掌大笑乞士又是錦上添花乞士遂默然輟筆汝且去西來閣點一茶與吉上人喫偈曰云何微密試豎一指云何圓通布毛吹起云何究竟一棒打歿云何成佛

西園在籍 卷之三十一
猶獠無二云何護持如是如是賢劫無諍乞士題
於大隱洞之西來閣

題朱驛宰乞言冊

少司徒凝岳王公嘗撰椽曹名臣錄自國初至
武宗朝凡十有三人官尚書者四左右侍郎者二
大叅知觀察使郡守翰林脩撰者各一惟胡昂曾
仍王壘三人不能超乘而上然獨行姱修著聞當
代孰謂資格可限人哉余持是說行求輓近不得
其人今博羅駟宰朱君以功能擢牛嶺巡檢邑中
諸縉紳文學皆爲詩歌其事朱君廣陵人余久遊
廣陵於朱君宦驩不能以詩爲贈朱君來辭曰乞
公一言乃舉椽曹名臣錄最之此十三人者君何
居焉朱君欣然遂別

題手書考槃詩與車中吾內兄

我輩旣退居田野考槃之什所當服膺然資身無
策則寤寐之樂何以永矢乎故不問家產是或一
道而治生爲本先民言之矣里中有某子甲者居
官旣矯廉媒進一旦罷歸輒又廣侈其欲每匕干

西園存稿 卷之三
謁公府年奪親隣既不惜以子孫爲牛馬故不難
以身爲蛇蝎是亦未嘗以素餐樂飢之什告之耳
夫有田可稼有獸可獵終歲之計所需幾何而魚
必魴鯉妻必齊宋旣不能竊祿於朝又不能食力
於野營上逐利戚上憂生卽欲不爲蛇蝎不可得
矣庚戌之秋余以疏請侍養入五羊晤諸郡邑守
令皆爲言內兄宜仲此鄉縉紳之賢者也名爲寓
公身則逸民自食其力無求於人偶閱三詩宜仲
有焉歸舟多暇書以貽之宜仲得無曰惟我與爾
有是夫萱雖不敏請事斯語

題手書學政與黃貞父

我朝眎學之臣逮 英皇帝復辟之七年始以專
官奉專勅與節鉞大臣分督一方亦至雄峻矣李
公夢陽眎學江藩遂露章以糾臺使者不待報輒
率諸弟子手銀鐙欲捕臺使者置獄此固多上人
乎君子曰璽書懸諸日月嗟我李公亦可謂奉職
之臣矣時當事者數欲罷專官以快諸採藜藿者
幸 天子明聖勿聽惟璽書稍異不得如故糾劾

官邪聽理詞訟而已夫官之邪也亦有邪士耳民
訛久矣獄訟繁興其教化弗講乎一時眎學之臣
誠得其人則士習端而民無越志豈復朝有飲羊
而野有角雀者萬曆乙卯余友貞父黃君被命視
學江藩此名藩也而君故名士也余憶貞父獲薦
南宮時海內人士嘖嘖謂金華殿中竟作何語令
我貞父隨牒外吏乎今數歷十有七年乃獲文柄
噫亦迂回矣然以名士而柄文名藩孰謂右文之
世終左文哉余爲加額久之夫視學名藩不足爲
貞父重第名藩視學得貞父乃足爲 聖天子右
文重耳苦由之餘不敢旅進稱賀亦不敢永言爲
頌因憶近代名賢學政數端爲國史所未載而柄
文諸公所未悉者竊書右方以附古人瓠葉之獻
令毛穎君端策而進貞父其試解之既以名士得
名藩復令名藩得名臣則海內人士皆黃門桃李
豈惟江介一藩實嘉賴之

題車用撰外姪索書卷

王右軍蘭亭序昔人臨摹遺蹟難以枚舉未有自

書者惟范文度嘗一書之余未及見尤延之謂其不拘上求合形似而盡得右軍用筆意所謂善學柳下惠者外姪車用撰故不工書今幸以而立之年始爲博士弟子當事者亟賞其文至以大物期之爲博士弟子第一乃以此卷來索余書豈傳聞取大物者皆精八法耶夫大物必工院體鮮聞八法余居西省日間亦爲院體自哂效顰今耄矣第能爲西園公體耳竊嘉用撰之志爲書蘭亭序應之老腕倦筆非敢曰西園公善學柳下惠也與公後序今昔亦未有書者筆興淋漓故亦取而書之

題筆賈卷

王僧虔論書得張芝之筆乃窮神盡思韋仲將亦云必張芝筆始可小展古人能書往上擇筆如此書不擇筆皆能如意惟歐陽率更一人耳皇家常曰須見草書必得苑毫苑軟也余不能書毫必健勁始堪運腕年來稍事臨池乃知苑毫之妙能與心手調適笥中所携吳越間名毫稍已投冢偶有以五年土毫見售者二文一枚備書輩皆以爲苑而

不可用余戲而試之一揮而得三四千字其鋒未少挫也黃魯直三錢雞毛祝希哲二文羊鬣皆以苑而書故佳亦何必狸毛爲心覆以秋兔犀玉爲管乎世謂王右軍蘭亭序以鼠鬣筆故妙絕古今是右軍手腕不及率更也古人爲筆或以人鬣或以胎髮皆以苑故余於用筆而得用世之法嗟已晚矣

余手書六經用筆不貴乙卯仲冬吳興筆工傅敬槐以筆來獻喜而不寐西園公寶研池頭大事濟矣遂重價盡購之夫苑筆非老於書者不能用傅筆苑勁適均有志臨池者不可交臂而失也

題僧印宗乞書卷

水月庵僧印宗以此冊來索余詩藏之笥中踰四年遠無以應也丁巳三月十一日乘漲過鴻華庵偶爾留題輒得一百六十八字彼何機緣此何機緣四年不能得一字者半日卽得六詩耶因思宿諾乃檢此冊則半飽蠹魚遂令潢人重裝之而書

六詩以復印宗母謂西園公非平等法也更念冊
端有馮孝廉昌曆一序余嘗晤孝廉於憨和尚曹
溪旅館中蓋美少年也今登鬼錄者五載矣孝廉
雅欲脫離生死故皈依憨和尚奈何離死乃得灰
卯正覺居士聞而合掌謂余曰馮孝廉已生極樂
國矣余疑信相半欲倩印宗亟往問之

題韓伯雍壽冊

丁巳秋九月南極蓋有兩老人星亦奇瑞也星宮
曰羅浮之陰榕水之陽有二老焉應之一爲李龍

光氏一爲韓伯雍氏皆七十有一矣卽西園公怡
受航中所稱老友兩三人此其最驩者也二老若
同里生同歲林下風氣同調惟伯雍氏少龍光氏
二十有七日而步履飲嗽同健居常乞法於瑣骨
菩薩又同緣星宮之言不妄於是里中諸縉紳縫
掖或相屬以詩於伯雍氏懸弧之日更進而迭奏
焉唯西園公則噤口不敢出一語蓋西園公故負
俗出一語則蔡持正車蓋亭詩復藉口於曾子開
革矣伯雍氏聞之亞然西園公故自愛第亦愛我

此中多猪嘴關其餘波往匕及我西園公若噤口
則雲起樓主人拜賜弘矣兒輩復啞然家大人固
噤口兒輩獨無口耶乃復爲詩人一章以從諸縉
紳縫掖之後西園公聞而戲以數語系之不知猪
嘴關頭亦復以此數語爲車蓋亭詩否兒輩進曰
韓丈人之壽里中縉紳縫掖稱詩相屬以侑勺者
矣李丈人之壽其可無詩西園公曰伯雍氏嗜詩
不嗜酒里中縉紳縫掖爭以詩爲酒龍光氏最嗜
酒而間嗜詩兒輩其速傾家釀爲李丈人侑酌南
極足矣兒輩曰家大人於李丈人亦噤口不出一
語耶余更啞然龍光氏卽猶龍氏也其間左右當
無猪嘴關西園公噤口與否俟與伯雍氏圖之

題西園戲筆

人間世一大戲場耳第天津橋上看弄胡孫人弄
胡孫耶胡孫弄人耶居常竊嘆爵祿文章又皆衆
生實相故爵祿之器必非文章之士而白首文章
者必不能白首爵祿豈大戲場中獨此兩種非戲
耶客曰否否生之以爵祿而譚文章此爵祿之安

人也生之以文章而覬爵祿此文章之妄人也妄
人天之戮人也誰敢戲之園公曰否否人亦何敢
戲天天實戲人耳人不能以爵祿爲實相故戲之
以文章人不能以文章爲實相故戲之以爵祿回
頭轉眼戲散場空古德謂胡孫弄人此豈矮人觀
場者耶客曰唯上園公之戲亦數上矣旣爲文章
所戲故終其身不能博一第又爲爵祿所戲故一
再仕輒見斥以終身胡天之戲人各一種而戲園
公獨兩種耶時園公方課兒輩以制義亦間以制
義自課示兒輩兒輩梓之故園公命之曰戲筆不
知園公戲筆耶筆戲園公耶呵上園公天之戲人
也故逢場作戲類如此

題南華僧乞供卷

楞嚴經曰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西園公
曰吾不施時何不施吾不施之處故見於不見自
然非彼不見之相施於不施自然非彼不施之供
若不見吾不見之施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不施
吾不施之地自然非供云何一單二單百千萬億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無量單有見有不見日午點燈無見無不見夜半
潑墨有施有不施鐵嘴之蚊嚙土牛無施無不施
一滴之水入大海喚佛祖來償口拳債問取南泉
王老師守庚申日張奴題戊午午後三歲

智藥三藏證

西園公書乙百七十六字一字作一單一單供
乙百七十六僧講一華嚴頌一百七十六西園
公

題曾大家鬱林葛

此西園鬱林州葛翁先司徒歸自陸川老姊曾大
家方出閣先太安人以此葛畀之今五十年遠矣
歲庚申大家七十有一萱爲稱觴上壽大家復以
此葛見貽萱爲掩泣者竟日時萱有七兒四女十
孫兒婦五人孫婦二人女一人亦已出閣矣率皆
奢靡相競明富貴意作時樣粧朝市綺而夕市羅
朝衣朱而夕衣紫前人管蒯之訓蕩然無存若得
此葛計朝篋笥而夕必刀尺也大家收藏此葛踰
五十年不忍披服今出於笥若新下於機其視葛

猶視毋然罔敢失墜嗟也萱爲人子父母遺物無
一存者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又何以訓諸子孫哉
故再拜而受之藏於世室子子孫孫於設衣陳器
之日奉此葛以陳於庭先靈在上有孝女爲曾大
家能以儉素爲張氏百代女師能不洋也乎含咲
地下哉葛長三十有八尺端及末皆手書識之俾
後之人知世守焉時天啓元年春正月二十有五
日宗子萱薰沐百拜書

題西湖誌

余生長西湖於浮谷先生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於貞復先生見其人矣聞其語矣其誌西湖類如
此余嘗欲梓行化甫先生郡志私稿爲西湖揚靈
而化甫謬爲當事者所阨稿卒逸去歲己未余偶
爲惠州西湖歌遂令此志獲寓吾目日文之遇與不
遇豈非命哉然化甫之後人象賢也不能使化甫
手澤奕也至今此志具在後之人奉持之若鎮圭
非西園公不得寓目也余竊嘉焉化甫浮谷宗人
西園公之畏友也天啓 龍飛孟夏題

題白衣觀音經

余嘗繙佛藏五千八百卷未有所謂白衣觀世音經卽釋道世千佛部中亦未有稱觀世音爲白衣者有謂經中真言皆從大悲咒出而大悲咒亦非五千八百卷中所結集也今海內有無子者往往皈依此經感應之緣如洹河沙不可思議余所見知友人雲杜李本寧長干朱元价兩宗伯故艱於嗣皆嘗梓行是經晚皆得雄本寧元价聞人也豈皆如昔人所稱急時抱佛脚者歟今梓行是經

其緣起具詳兒瑩所著繙佛應夢記余復別梓其像於西園慧業庵以廣布施而爲之讚曰我生不信佛今日始迴向年衰心性慈信根覺暫長卽邵堯夫聞之以西園公爲富鄭公之佞亦不取辭矣宋大觀中家文忠故好佛第不欲諸子弟誦佛經客疑焉文忠曰兒輩讀書未多心地未明一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如何能了得佛理善男子善女人奉持是經者欲了佛理乎抑了佛事乎白衣觀世音菩薩幸與過去未來見在諸菩薩一證明焉

題趙太史澱陽先生遊羅浮詩跋

往師觀察嶺南萱以諸生從咎羅浮命作紀遊賦
 而師得詩六章郡守李公天倫鐫石則庚辰冬十
 有二月也輦者弗謹折之而委於塗無何師謫去
 遂縱橫榛莽問當事者置弗問歲辛巳萱讀書羅
 浮乃謀諸黃冠傳之以木豎於朱明洞中逮師起
 官大司成萱復携家以從庚寅南歸過故讀書處
 則所傳木歲久蠹朽圯矣萱也賤不敢輒有所劬
 易以侵當事者之權而高山在望情何能已且是
 役也亦陳蔡一時師猶朔土為言往遊羅浮至為
 文以貽萱噴上紀遊賦不忘也幸得佳珉乃竊取
 往所鐫詩為二小碣其一藏之山中以示不朽而
 其副在世室暨師真蹟前後所贈文若詩皆以雙
 鈎入石錄為家寶俾後之人稍知其先亦嘗一登
 龍門且以明其仰鑽瞻忽之意云爾夫以師不朽
 則天壤具在豈緊羅浮足以乞靈乎哉

題手書長門賦跋

端州梁士明能鐫古法書著名五嶺間而亦解作

書甲午秋嘗持一佳珉索余爲作小楷時余方戒
裝北上未有應也乙未春士明來遊金陵則携此
珉金陵邸中候余南歸以畢前諾余重其意爲書
長門賦應之夫倚昭陽而望幸去魏闕而懷悲其
致一也茲賦成而有凌雲之氣其動人王固宜所
不知者副墨當出何手能擅當家不余爲此書想
文園渴鬼當一津也明萬曆乙未夏五張畫書
于金陵之秦淮旅舍

題手書羽鶴經跋

余最喜雀嶺以南不能多得雀幸抱關金昌好事
者數以馴雀見貽遂得數頭載之還里然以鶴經
按之相與經皆不合豈毛羽之物古今亦不相及
耶抑世尚有真雀不可得而見耶夫雀必稱華亭
金昌其接壤也詢其土人地名沙上實產鶴綠啄
綠足足文如龜與人長能與人鬪鳴則聲聞數里
與它鶴異數十季前弋者相傳沙上蓋有兩鶴云
今止其一猶時往來然卒不可慕此外所產與
他雀不別且皆遜於沙上夫娶妻亦何必姜取魚

亦何必魴乎友人王伯毅爲余言嘗得一雀不能馴數與人鬪故不敢畜余曰子亦未嘗讀白太傅載雀詩矣子所欲畜者必懷稻梁競腥羶戀主人狎鳥鳶而後可耶劉貢父有詩芝田逸翮不如此世上悠悠誰識真余好真雀不能得伯毅得真雀不能好鶴乎雀乎何德之衰乎余書鶴經因識其感已酉秋七月十有七日書於金川舟中

題問世狂言跋

西園公燥髮而遊幾徧吳越獨於山陰劉君冲倩殊昧平生一日冲倩歆帆見過相視而笑遂把臂入林剪園蔬剖溪鮮家釀旣傾麀毛盡落解衣磅礴吮墨淋漓蓬艾之間晶光迸射一賓一主虛往實歸然纔畫一衣半耳夫論交何必十年前哉時積雨彌旬長林如翳忽爾杲日當空青天立觀安知蘭臺望南斗不以是日爲德星聚耶不腆泉石屢闕然旣媿平原復慙嘉桑數千里呂安之駕遂爲四百三十二君奪去尚幸園公亦能一宿覺耳冲倩輒以一幘投園公曰此劉生問世狂言也園

公故負狂疾幸有間矣一讀狂言狂復大發轉恨
往日之疾非真狂也夫狂者入火不知焚入水不
知溺而狂乃真嗟也身之焚溺且不知安知人間
世有君子耶有小人耶又安知何者當別何者當
勝何者當化何者當容耶家子臺胸中不知天地
間何者美惡故禍患無從而來千古狂人惟子臺
一耳琴張曾皙牧皮其嚶也然其介也然者也可
謂之狂耶園公嘗謂今人百病皆有惟狂病獨無
何以故未見火而思避焚未見水而思避溺誰其
能狂又誰其肯狂藉令舉世而皆狂也黨於何有
又安所爭王伯安曰破山賊易破心賊難園公亦
曰破衆人之黨易破自身之黨難何以故面也心
也口也足也皆自己一身也今人面一黨心又一
黨心與面爭矣口一黨足又一黨足與口爭矣一
膜之內自胡自越轉瞬之間遞胡遞越而欲人之
不黨乎而欲人之不爭乎故園公又嘗謂君子不
黨今人亦不黨君子不爭今人亦不爭今人無真
君子亦無真小人何以故面如心心如口口如足

足復如面是胡亦如胡越亦如越也彼此角立向背臚分可暫可久可生可殺其爭乃決而其黨乃成若今日烏合明日獸散今日倒戈明日憑軾今日爲君子明日爲小人今日爲小人明日復爲君子名之曰黨寃矣名之曰爭又寃矣名之曰真小人則寃之寃矣故今人特患其不能黨又患其不能爭直湏一劑大承氣湯乃爲因病發藥若冲倩之平和散園公恐其因藥而發病也嗟上冲倩問世之無以對矣世以園公之言問冲倩冲倩又何詞以對四百三十一君聞之曰問人不如問己對口不如對心亦復相視而笑乃別

題手書天隱子跋語

鵬遙先生觀察嶺東之二年按部羅浮過訪小園於榕水之上時隨車有雨破塊翻盆竹下之銼不黔甌中之儲復罄不能焚枯酌醴少效壺漿公復分俸停鑣披襟解帶對清香而散帙啜茗茗以論文促膝移陰不覺塵毛盡落因及萱所梓雲笈七籤雖神仙家要眇之言中多荒誕不如天隱子之

易簡而可行也。萱再拜稽首退而薰沐手錄其書以進於公。復綴數語卷末爲異日小園一段佳話。自媿老蠹魚不能飽食神仙字。身有五色第堪作金剪刀主人捉刀以佐神仙字耳。若常竊謂人間世有一念之神仙。有一日之神仙。有終身之神仙。有經百千萬億無量劫之神仙。嗟今之人。卽一念神仙不可得。况由一日而終身。而經百千萬億無量劫哉。夫百千萬億無量劫之神仙。回頭卽是一念之神仙。覲面皆迷。何以故。出世者不必不入世。超生者不必脫離生死。獲_上畢世_上。一生信能不爲靈鬼奇鬼。狂鬼沉鬼淫鬼物鬼所攝。如關令所云。卽一念亦百千萬億無量劫之神仙。天隱八篇皆注脚矣。何必身居赤城名書絳闕。飛神作我疑精。作物來睿皇之問。回玄皇之駕。百有三歲方赴東海青童君之召。如子微又何必經百千萬億無量劫。乃稱神仙耶。

題手書金剛經跋

余信佛理不信佛法。居平佞古佛不佞今僧。故梵

笑手不停披伽陀口未嘗挂而一粒一文未嘗布施何以故所謂佛法者卽非佛法所謂布施亦非布施耳間者先塋之訟優婆塞曰此不布施之報也因徃五羊長壽庵中手書此經以明懺悔已未中元里人作解倒懸盆布金滿地投體成林佛號唵聲如潮音吹海韓太史緒仲實爲檀越而總持之疏語具在四生六道幸皆證入無餘涅槃過街之鼠自應泥犁永墮何物園公敢不歡喜信受奉行第太史之先浙西相公有判晏師語及刑部侍

郎贈雲師詩大願船中無遮會裡寧無今日禦人於國門之外明日懺悔於大雄之前今日懺悔於大雄之前明日復禦人於國門之外六時禦人六時懺悔而六時布施如南漢李司勳欽明所云者無論七寶卽頭目盡捨於一僧二僧三四五僧百千萬億無量僧世尊此亦可名布施不何物園公敢以一粒一文持用布施故復手書此經於水月庵中爲衆生演說凡三千六百七十九字總之不值一粒一文然皆出自老腕非禦人者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以此持用布施亦可免作過街鼠不

題卷贈僧曇白

西園公曰衆生之不信佛非一日矣今日爲甚皆
山僧不信佛去妻室絕葷酒往以布施作功德
故迷誤至此余浪跡海內數從方外游每見宿德
及諸白足輒力勸其蓄髮茹葷從俗受室不作有
爲功德非余之負俗也此在五千八百卷中間是
禪出皆可證嚮者今僧見佛則念阿彌陀衆生見
僧則捐貲塔院虔供齋醮舉國若狂卽我輩亦靡

然從之自任爲大檀越僧旣不知佛爲何物我輩
亦不知五千八百卷爲何語佛而有知能不大費
四天王降魔杵耶嗟上我輩以佛爲異端佛必以
僧爲異端降魔之杵蓋爲今之薙頂方袍者設也
夫能不以銀鐺爲瓔珞囊木爲毘盧如僧某甲卽
肥酒大肉兩妻三妾謂之活佛可耳豈第可爲僧
乎故余生平無大快意事歲甲寅錢唐有張儀吉
者儒家子也薙頂方袍以詩來謁合掌余慧業庵
前經誦律戒惟謹余以詩勗之儀吉憬然有悟卽

別去逮戊午余六十有一夏四月儀吉復至以詩
來爲余壽則髮已勝簪飲噉葷酒且日歸而受室
已四年且舉兩子矣敢不九頓余復喜而贈之以
詩今余七十有一矣有僧曰曇白者見過亦浙人
亦夏四月也殊非偶然豈可輕放過去因舉儀吉
往事語之曇白亦復憬然有悟其敢後於儀吉是
西園公大快意事十年間乃兩得之自今而後安
得日勸一僧二僧三四五僧至於百千萬億無量
僧皆爲儀吉曇白以從余遊令一切衆生皆知本
來真佛五千八百卷皆有真諦不在去妻室絕葷
酒大檀越之布施亦不在捐貲塔院虔供齋醮此
非護法之金湯乎故於頽沙茶月爲曇白書贈儀
吉詩復書慧業庵客位榜以易梵夾勉之曇白試
持余言以似拈花微笑者便當拊掌破口懽喜無
量也

慧業庵客位榜

僧不念佛便是真僧不念佛念甚麼曰掬水月
在手弄花香滿衣佛不說法便是真佛不說法

說甚麼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作有爲
功德便是真布施不作功德作甚麼曰各人自
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究竟如何曰寒便
添衣煖便解飢時食飯飽時休

獨立庭訓外編題詞

鳥之將雛也必涓日而出之巢以習其飛日習一
日始而叢莽旣而喬木無何而雲霄矣夫鳥愛其
子猶習之如此故旣見其生實欲其可凡百有心
奚特於我諒哉陶元亮之命子也及其責子也則
曰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而邵堯夫欲望其子
爲大賢亦嘆曰不知天意從否此二賢者豈其庭
之無訓乎何至援天自解噫亦可念矣余憑藉先
人之澤兒輩幸滿膝前幸皆好紙筆兒若炳焯究
瑩烜燦默子之子若堪陞重堦輩亦幸皆列黌序
今壯者且抱孫幼者且抱子而象舞尚困鹿鳴未
聞不能無杜少陵失學從懶之嘆因憶先司徒庭
訓日萱及亡弟國子同舉於鄉矣猶日從膝下受
書晝則扃戶夜則警枕每背誦遺誤輒跪之庭竟

日甚則垂楚不少假也自愧志非鴻鵠捨止榆枋不能復博一第以瞑先司徒地下此豈天意不從亦傳而不習耳今炳焯輩猶然歲晏無成異日又何以見先司徒地下乎薛文清公曰外而科第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內而德業行誼在我有可求之道誠愛其子以可求者教之足矣故余爲庭訓蓋有內編云第韓昌黎大儒也有符讀書城南詩教其子以科第取富貴羅仲素嘗集前人詩句教其子弟如杜牧之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之語亦亟錄之君子譏焉惟黃東發曰此人情誘掖小兒讀書之常猶勝於世之飾僞者夫士生而家世被服爲儒且受功令稱博士弟子毋論箕裘堂構之謂何卽國家養士之報非科第特起何由稱塞萬一哉故余嘗爲之說孔門四科不如明朝一第此固非長者言而今乃知人之有科第也猶烏之有六翮也闕其一卽韜耄而前亦與雞鷲爭食耳庭訓內編旣成耕鑿多暇往七發籛經以制舉義更授兒輩耳提之而命之且隨所授而筆之

於策錯襟無次粗俚不文惟取其資之所近而易習者彙爲一帙曰庭訓外編卽天意所不可知然六翮已具而欲背負青天萬里圖南又何難乎嗟嗟小人何知爲今人之父祖與爲今人之子孫饗其利者科第卽仁義耳今吳越間至謂科第爲世家藩籬藩籬闕則暴客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况罽網在上機穽在下繳彈張右弋弓鼓左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墜此漢趙壹所爲賦窮鳥也更語兒輩請以是而質之文清先生

題西園具體

西園公爲園十二年往矣園可百畝半爲先人所遺耕者讓畔喜而購之復得其半初名賦閒園蓋讀潘安仁閒居賦味乎其言以奉先太安人一日之養也歲甲寅先太安人見背每聞有呼園爲賦閒者輒哽絕竟日而園故爲郭之西圃乃更名曰西園於是呼余者遂習呼爲西園公云嗟上園公老矣躬耕以輸繭絲賣文以給賓客力拙拮据室無益藏假我數年或可苟完今茲之日具體而已

第泉石夙緣煙霞老癖騁懷遊目往亡寓言於額
 聯題識之間自寫其長林豐艸之意讀而疑者半
 駭者半相率而指摘者亦半也辛酉之春余友金
 陵朱宗伯元价寄咏余園者凡五十四章余梓而
 行之曰青玉案好事者轉相屬和輒戲而問園公
 諸凡亭臺樓榭之額名何義而義何取也求一解
 人不可得園可無志以答賓戲乎夫體之方具志
 於何有今稍錄其一二名義以丐珠玉於賓之戲
 者此園公之園亦園公之名與義也為疑為駭為
 指摘否否唯亡園公不能自解戲而問者何必解
 何必不解

題西園青玉案

歲庚申曾太史澤卿自留曹于役還羅浮元价以
 詩書使而復作一畫系以詩見貽因獲讀元价所
 為澤卿東山諸詩一唱而三嘆也辛酉春正月澤
 卿還留曹余亦以一畫效顰用來韻題其上復用
 便面來韻得五十六字復之投李以報瓊能無形
 穢更念里中故無為園者有之自余與澤卿始澤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
卿於余又兒女親也東西兩園衡宇相望境內外
芒屨竹杖非朝則夕非東則西余兩人者固二姓
而合繫兩園者亦一體而分也澤卿幸官金陵獲
與元价爲文字之友故能得元价綵筆賁其泉石
以垂不朽西園公何物敢妄意數千里外仰丐天
上故人咳唾耶嗟也余別元价十五年遠矣山川
旣間雲泥復隔而元价猶倦也同社嘖也憐才每
值鱗鴻輒捐金五未嘗間歲而有遐心一貴一賤
交情是矣故不腆西園竊以東山爲請第西園拮

拮十載僅能具體而微乃掇拾其梗槩彙括其名
義凡五十有四目介澤卿以丐元价倘獲片語便
足千秋何期五十四章續紛雲墜且一字一珠璣
一語一青黃也澤畔行唵之夫何以得此於金華
殿上人哉詢之書郵澤卿以又二月朔十日投書
元价輒以又二月二十一日就韵清暇幾何一揮
灑而得乙千五百有餘字又墨竹二幀也皆四韵
便面一律也亦七言豈孟奇神往故元价神來抑
泉石烟霞乃元价胸中固有之成物星辰劍履亦

孟奇天外未斷之宿緣故有求必應其應如響耶
元价筆法妙絕古今小楷入神祖元常而彌逸少
兄秘監而弟率更此詩機鋒適逸肉骨停整神情
蜚動首尾流串大都宣示十七黃庭十三爲元价
平生楷法最得意筆茶琢貞珉函其真跡爲寶研
池鎮圭復令兒輩雙鉤入石以公諸臨池之同志
者嗟上孟奇姓名不挂人間齒頰亦十五年遠矣
自有余園而後人間復知有孟奇自有元价之詩
而後人間始知孟奇不朽不在于奇而在西園也
是詩也其孟奇圭璧之錫而西園帶礪之盟乎子
子孫其敢有隕越

題袁水雲秘書遺蹟

此故秘書郎福唐袁公表之真蹟也余後公二十
餘年亦幸通籍秘省橐筆凡八年數從故牒閱鞋
底樣景行前哲沈學士度夏太常景見其筆矣未
聞其語歸太僕有光何學憲景明聞其語矣未見
其筆惟余鄉黎叅知民表文筆翩上可與家君房
謝頽異代而思其次則歛衽水雲先生者久之亦

未得其語與筆一快景行耿々至今歲戊辰福唐
道輔張君來遊羅浮過小園出此卷相與鑒定曰
此四十年前亦西園公之流亞也時方呵襍襪佩
六壬符展玩迴環其口脰流麗不減歸何手腕娟
秀不減沈夏若從冰壺中躍出卽惟敬復起不得
專一席矣余筆塚成山鞏繡折軸豈不千秋自命
然回頭二十年前第能依樣作公鞋底俯首二十
年後不能學步望公脚板也道輔其袖歸善護持
之以語余老友與公徐君蓋一矢代興當知西園
公非佛頭放糞者

題蘇東坡真跡松醪賦

余篤嗜臨池稍能鑒古數從海內諸臨池家鑒定
題識古今法書名蹟如東坡先生墨寶可數十番
因按宋元祐間坡公謫居吾惠凡二年惠人士未
有能得坡公片紙隻字以藏於今豈黨禁方厲得
坡公文筆不敢藏抑爾時惠人士皆椎魯坡公實
鄙彝之卽求不能得耶余嘗以此爲恨詳余惠州
西湖歌中福唐道輔張君携坡公此卷以示余則

松醪賦也余往書坡公酒經一卷未及書余名於
左方亦未及以私印爲識兒輩不嗜家鷄遂闌出
羊城爲北山盧所得丁卯春余偶客羊城北山盧
忽以東坡書酒經求售於同社諸君子索價數十
金諸君子開社出示余此東坡先生行書真蹟
也西園公能鑒古者價當若何余忽上展玩不自
悟爲已筆携歸客邸欲爲回易兒子元琰在側輒
驚詫曰此大人二十年前手書嘗自喜爲得意筆
不知何時闌出嘗大索數年不能獲者左方有兄
元光私印半爲麝爍剝蝕今隱上尚可按也余乃
諦玩反覆始恍然自悟諸同社亦皆驚詫爭相把
玩不釋手買蘇得張不猶愈於買王得羊乎卽償
以十五城尚存乎見少矣至有捐重貲以爭購者
北山盧遂亟持去不可復購余咲語諸同社東坡
西園皆置勿論諸君子皆臨池宗匠此酒經幸爲
諸君子爭購北山盧又不輕爲購或可敵十五城
耳道輔此卷筆機勃拔流利自是坡公手腕與羅
池廟碑同一執使望之知爲雪堂故物無疑今藏

以道輔識以孟奇卽虎賁且可爲中郎况中郎故
自爲中郎也余旣識數語卷端更語道輔園公嗜
酒故書酒賦好事者看碧成朱遂以園公筆爲坡
公筆坡公不能酒此書松醪賦蓋意不在酒也異
日好事者看朱成碧安知不以坡公筆爲園公筆
乎是買張得蘇亦不減買羊得玉也福唐海內臨
池鑒古淵藪道輔其韞匱而歸以余言質之諸好
事者

先師潤寰黃公墓誌跋

師之守吾循也甫下車輒羣郡邑諸生三試之拔
其尤而館穀焉誦習有程帖括有曆一日得萱應
制義輒語諸生不可當若之世而失張生時萱偕
母弟萃赴南宮試未還子舍師乃日令伍伯逆萱
於途一弛擔卽束脯而進師爲下榻何相見晚也
守案牘是親不能日爲諸生都講君其設臯比可
乎萱循墻數四此皆兄事之者其敢抗顏第登龍
門矣能復自暴其腮乃辟呬負劍從館諸生之後
爲他山之石者兩而年歲乙酉鄉復大比士循之

獲雋者於斯爲盛而黃君縉以丙戌成進士官司
勲黃君流芳以己丑成進士官大叅知皆師之館
諸生樹而及實者也惟萱以一老公車隨牒博一
郡如斗自令見放時過師故下榻處未嘗不低首
歛歔桃李叢中亦復有樗櫟乎老而學圃榕水之
濱則首營一祠以祀師於文隱堂之東徧詳具西
園具體今十邑士庶隨亦請於當事者俎豆師於
馨宗復特祀師於四賢祠歲時伏臘士若民獨爲
師再酌一觴此十邑紳君二百餘年一人者也巳
已夏五師之叔子曰儀玄以大觀察魏公介謁大
宗伯韓公誌師之墓曰鄉先輩有文行式於鄉上
人目之是黃太守當年群而萃之身而教之者萱
卽其一也萱獨愧恨師之所爲盱衡張生者在三
不朽耳生而負俗樣不合時德於何有一通籍徒
以筆札給事人主分司弄鞭日與商賈競錐刀功
且媒罪惟是前身老蠹魚今視陰矣尚能從稿壤
枯荻中蒸出芝菌如柳宗元所云凡百餘卷以副
名山第不獲起吾師於九原發篋就斧計當覓志

足負之焚於大河隧次庶幾洋上在上知五十年
前及門之士僅以一不朽報地下也若師之守吾
循憲吾端仁心仁聞善政善教昔者余友徐公桂
所未傳顧公雲鴻所未狀今大宗伯韓公日纘所
未誌者當採諸父老子弟爲黃叅公遺事梓行於
世以識不忘萱雖不敏豈異人任

題山谷老人對楚王問真蹟

余往家金陵嘗館於王元美司寇弇州園中與王
伯穀獲觀此卷故爲白石翁所賞識者其印章具

在蘇文忠公題於左方曰魯直手腕皆以平等觀
作欹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記瑣細
事可謂三反其書宋玉對楚王問是霍去病不至
學古兵法而過之者也蓋稱雙壁矣余長玩不忍
釋手司寇遂屬余綴數語於文忠公之後以鑒定
之余以末學不敢佛頭放糞止題曰歲丁亥夏日
太原王穉登嶺南張萱同觀而已司寇遊岱弇州
園所藏法書名画皆舉群失之戊申余權許墅復
過弇州園不勝河山之感一日從司寇哲嗣問伯

銓部索此卷再觀卒不可得真雲烟之過眼也懸
余夢寐三十有八年遠矣甲子秋有自姑蘇携諸
法書名畫及諸古玩不遠數千里以求售於余者
此卷在焉獨文忠公題語及余所識數字皆不復
存乃吳兒狡獪故習每得古今書畫有題跋爲名
筆者必剖而兩售之延津之劍往匕分飛其可嘆
恨如此若他書畫古玩皆索重價西園貧波斯不
能滿其望又不欲虛其意探索中止得三十緡以
購此卷亦二十八年之闕契一旦得之如得弁園
主人於屋梁明月也子孫其永寶之乙丑秋日重
裝西園公識於寶研池頭

劉子真說研說石題詞

此石端明元璞之宗譜也其先爲帝鴻氏而端明
群從散居秦晉荆豫齊魯吳楚閩粵間其麗不億
自周而秦而漢皆不顯逮唐而宋乃通籍上國建
炎間項背相望惟產於端之老坑者爲宗正卿藉
藉一時高宗航海而南恐其爲腥臊所染以數巨
編載之中流淪溺於閩海中林洪羅先登二公嘆

惜而譜之職官名號皆可覆按也時有手授之者
遂復聚族於閩今閩有沙塘蔡公所蓄皆建炎中
物余皆得而鑿定焉然疑信相半因出余所蓄迺
相證亦可否相半如未央宮銅雀臺兩瓦龍尾點
蒼青州蔡州諸品皆世未曾有者半皆逸去今案
頭止存蘇子瞻洮河之珍一枚雪堂如拳一枚米
元章滄光署中所斲老坑紫玉又鑿池小園得宋
宮姬戲研復琢而銘之主人當是李義山非許敬
宗亦綠端也此外端產余所自斲者數十枚分授
兒輩亦皆老坑幸能不入紫陽劉謙厚白簡不知
可令林竹溪鄭青山視草表謝否子真之說行安
知元璞不令玄香太守吐異氣結樓臺以分茅乎
往居長安與社友米仲詔皆有海岳之癖仲詔有
齋曰拜石奇石林立所藏研山曰海岳庵者蘇子
瞻黃魯直諸公皆有識焉余亦疑信相半因笑語
仲詔子瞻在穎州仇池府榜先見於夢至揚州乃
得之自喜爲希代之寶此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
晉卿以詩借觀卽欲奪去子瞻有詩具其集中錢

穆父王仲至蔣穎叔皆有詩穆父仲至以爲可許
穎叔難之子瞻謂晉卿能以韓幹二散馬見易卽
可穆父乃欲兼取二物焚而碎焉詩亦具穆父集
中曰焚寶真愛寶碎玉未忘玉此亦爲子瞻惟石
供佛卽轉語耳仲詔工丹青必不以海岳庵易韓
幹馬余謂亦不可令穆父輩見之恐不能如趙相
如完而歸也余歸而購石爲園力不能多致幸得
一奇石因賦奇石歌以志喜不知子真品之爲何
似卽不能爲小有洞天位置想亦不減滄光署中
具袍笏所拜也子真說之旣詳而闕小有洞天豈
九十九泉未入夢耶辛錄余歌附於編末令王晉
卿輩搖上食指

題董玄宰宗伯真蹟

此雲間大宗伯董公真筆亦最得意筆也萱與宗
伯以筆硯定交於四十年前覓句飛觴月無虛日
往匕登樓盤礴彼此卽席分壘或臨池或繪事互
相競爽爲同社邀歡宗伯工倣古萱喜匠心見者
謂各擅所長吾二人殘幀遺潘三吳間嘗爭藏之

是幘也匠心乃爾自我作古豈得助於湖山耶今山川之間鱗鴻之濶二十餘年遠矣何幸世講之雅大父伯谷先生俯署下邑乃以此幘授萱勒石宗伯明珠不至暗投大父詞壇宗匠故能以文事飾吏治此亦一斑也乃功先生沈大父復以碎金跋之可爲宗伯傳神絲筆翻上洵稱雙璧萱無似獲以鐫工從事妄綴數語於左方時病目不能捉筆命兒元琰書而鐫之以見嚮往明珠在前不能不形穢第大父有命其敢固辭

又題青玉案

余學圃於榕溪之濱亦避世之墻東非捷徑之終南也境內外子子干旄在我之郊者載酒披帷聽鶯看竹嘯歌不廢珠玉暗投歲無虛月亦洋洋盈耳矣卒未有如朱宗伯元价一賦五十四章者誠青玉之案也元价以誦通久餼於庠年踰而立始遊槐市又久之以殿元鎖院沉酣於金匱石室未嘗一爲塵勞外吏以櫻其靈心而青玉案之見貽時且歸休乎二水三山之間卽捫斷數莖鬚亦以

林下風作霞外語於五十四章何有今侯甫弱冠
矜未及青從童子科一舉足輒躡高第慨然曰聖
門四科以政事而先文學故夏忠靖不就館職而
就外吏爲一代名臣真吾師也乃戢翼枳棘踈足
蟻封於是歸善歌樂只焉惟是蕞爾之歸善時事
亦孔棘矣朝芻牧而輟箸暮干楸而欵枕功令束
濕吏議坐針不惟子游子夏當之失其逶迤卽冉
有季路當之亦失其才諤者雖清風蒲竹閣何暇
鳴琴青山在縣門何暇拄頰侯乃爲西園壤父一

揮而一千五百餘言斐然立就以角韻則軼朱宗
伯之塵以標奇則增園主人之價靈源峽倒逸思
霞飛皆前人所未經道後人所不敢道者非數萬
卷之芳潤貯於胸中數萬斛之文瀾湧於筆底而
能璀璨鏗錡洋上纒上層見叠出累牘連篇之若
是乎獨恨元价不及見侯而地下有知便當爲西
園公加額二十年來不腆西園止一青玉案今且
爲多寶林矣然此亦侯之一斑耳羅浮四百三十
二君皆侯几席間物鮑靚捧研葛洪伸楮以需神

西園雜稿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八
君咳唾非一朝夕矣西園壤父敢不索賦而從磨崖而俟

又

小園在江之郊歲時藩臬諸上臺暨郡邑諸大夫以問俗至者必駐葵門之駕往匕投轄亦往匕投珠其最著者白園田公季琳陳公皆詞林宗匠不過數章而已每讀朱宗伯元价寄題五十四章未有不輟筆者今歲春三月歸善大夫蘭陵陸公投轄小園看竹尋花杯酒清懽徘徊竟日得余西園

具體遂盡賦朱宗伯之韵誠跼然之音也今大叅知熊湘洪公開府循州往還江上白首壤父未嘗敢以殘山剩水仰徵車塵公得陸大人佳什讀之亦悉用其韵五十四章以見貽且以尺一見屬欲傳西園公之神云爾公言語妙天下卓爲詞林赤幟嘗有小影集膾炙海內蓋以傳公之神者嘗步而趨之非一日矣昔人謂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嗟蒼毫矣土木形骸不勝蒲柳之感日驅兩目以從陽里子東門伯爲久要之交無復有阿堵以煩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三十九
世人刻畫又何神之可傳也公一旦以五十四章傳萱之神豈亦謂盲不忘視故不惜彩筆爲金篋欲令白首壤父披霧覩天耶九頓卒業迴環諷詠言言骨玉字字碎金置之開元大曆間不知誰當伯仲殘山剩水昔爲給孤獨園今爲多寶林矣客曰此非傳萱之神亦傳公之神也公不以祭戟而忘鉛槧故亦不以廊廟而失山林何物西園公得此獨知之契以徼不朽之賜遂復九頓授剞劂且函以報田陳二公不得獨執牛耳於文隱之堂也

又

此大觀察當湖陸公不朽之賜也公與太翁山憲公箕裘翰墨狎主齊盟擅千秋之業爲詞林宗匠非一日矣一守端州五嶺諸人士無不載贄執業侍門墻執鞭弭徼公眄睠以增一顧之價而公亦折節開誠有教無類坐上常滿尊中不空嶺以西一旦煥然改觀如文黨之化蜀蓋二百五十餘年所未有者萱竊自嘆恨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舉首西望出疆載贄之思亦非一日惟

是紹介末由能不自貽按劔故間從分藩嶺西大
叅知洪崖王公請公副墨以慰私淑間得一二暨
公所謨端州新志則兼收並蓄萱之星嶠舊題亦
獲采錄安得從公門桃李一聆咳唾以愜景行之
夙願乎公既分憲嶺南弭節珠海歲甲戌夏五邑
大夫永新劉公以上計還署過珠海公輒移書見
屬捐懸門諸繡梓及中憲公南欽錄授邑大夫以
見貽不以未司而遺下體情詞篤摯溢於毫端且
索中憲公九如三錫詩秋八月公以入 賀行又

索萱文爲贈弁索旌栢堂詩爲公太姑壽此昌歌
之嗜也萱皆弗獲以固陋辭遂爲九如三錫詩二
篇讀南欽錄奉懷中憲公詩二篇旌栢堂壽詩二
篇及贈入 賀文一篇復奉公來韵便面佳什見
懷者書扇頭以進李以報瓊不知公亦唾地否時
公且叱馭矣偶憶余西園青玉案輒停鐮捉筆一
如大叅知紫雲洪公歸善明府岱瞻陸公和故大
宗伯朱元价西園青玉案諸韵儼然遠頌萱九頓
啓緘頓令丘壑增輝烟霞生色壤父何物而獲此

滿握之明珠乎將象嶺驪峰藉以不朽豈惟白頭
壤父實拜明賜第洪叅知陸明府二公皆嘗輟輒
入林登樓坐石聽鶯調雀傾釀烹葵公入 賀峻
事計當列署槐棘曳履星辰未審能復誦招隱詩
棹雪剡溪否跂予望之何日忘之

題手書梁武帝書評

王右軍七子皆以書名唯凝捺微渙稍具一體最
少子敬始得父源書之難如此余有四兒亦皆粗
好紙筆余時作書輒令長者昇紙稚者和墨書每

一竟復爲指畫解說久之稍能愛家雞差有咄
逼人處因檢古法書得隋僧智果書梁武帝勅袁
昂譔漢以來諸名家書評相次授之使知古人位
置各別乃爾名固不易副也第果書乃得右軍骨
者非初學可到遂自書一過鐫之家塾以便做習
有戲余者請以兒炳偶凝煥偶捺允偶微瑩偶渙
獨少一偶獻耳余因撫掌奈何不以父偶羲乎遂
相與胡盧識於末呵呵此亦外人那得知時丁酉
五日也

西園存稿卷之三十一目錄

題跋四

題伏生授書圖

韓侍郎夜宴圖

龍眠居士博古圖卷

黃太癡山水

趙集賢金碧山水

日觀和尚小像

王叔伯山水

王孟端竹石

何錦衣古松圖

陸包山虎丘圖

盛子昭墨筆山水

沈周雞鳴問寢圖

沈石田畫鷄

唐子畏萬山雪霽圖

居士貞山水

錢叔寶雪景

題江天一雀卷

題聲不在絃卷

文徵仲煮茶圖卷

仇十州吳中競爽卷

李小將軍山水

王吏部山水

楊不棄山水

文從簡山水

便面兩儀圖

王準初畫

黎白泉九岳長青圖

黍珠春永圖

清福圖

自寫枯木竹石障子

又

謝樗仙雅繪卷

又題小李將軍金碧山水

題自寫山水小景

吳仲圭墨竹

題寶繪堂尤物卷

沈啟南棧道圖卷

題畫與姑蘇顧君揚 陳仲鑑方伯山水

自倣李唐筆意小景

錢舜舉寫杜少陵醉中八仙歌圖

國朝存稿卷之三十一

羅浮張 營子孟奇甫著

題跋四

題伏生授書圖

此圖乃漢景帝令女童口受古文尚書於伏生而轉以授晁錯者也山巒林木倣李營丘人物倣趙孟頫足稱名筆惜無款識當是盛子昭無疑

題韓侍郎夜宴圖

此卷爲王元美尚書故物不知何緣輒落市賈手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中丙午夏余于役金陵廼購得之周東村徐九峰
祝枝山陳白陽及弇州真蹟具在亦一佳觀也韓
叔言侍郎遺事散見馬令及陸務觀兩南唐書中
彼此多異同不具論弇州跋語希哲詩歌乃爲杜
古狂所圖而作者今以周補杜豈買王得羊耶古
狂名董字懼南丹徒人或稱檉居或稱青霞亭工
設色弘治中以描寫人物擅場臨倣古人往七逼
真余嘗見其盤車圖及美人倚脩竹圖於閩中故
寮傅君賓鳳邨中果無虛士此兩圖若可購得當

不復惜賣文錢而今亡矣東村吳縣人字舜舉名
臣山水人物皆入能品苦乏娟雅耳此圖娟雅乃
爾而設色亦工豈檉居在望耶白陽名淳道復其
字亦吳縣人精於寫生花卉佳絕未嘗以書名顧
適美如此亦典型不遠也希哲故自超惟此書過
於跌宕豈其時亦從韓郎鼓節中來故心手俱奔
放耶然一往俊邁終不失爲兒駒試風劍俠問道
世人那得知也弇州自言眼有神腕有鬼信然第
庚午己卯相去已十季而兩跋稚筆居然一手此

鬼亦可謂與公周旋久矣公嘗爲余題閣師趙文
懿公贈余五雲搏翮卷近體二章則矯健蒼鬱幾
於散僧入聖又似書以年進何也徐霖子仁稱九
峰又稱髯仙華亭人世有墨猪之誚惟篆書清勁
古雅可冠本朝此卷所書殊稚而滯弇州乃以蒼
然許之豈眼中又有鬼耶公庚午三詩一跋俱載
四部稿中惟己卯一跋未載希哲十詩一歌其集
皆未載此不可曉昔者余友新安詹應鳳嘗著古
今畫旨謂東村夜宴圖爲六長片今圖止五片分
系十詩自是完璧獨希哲歌旣璧合而十詩真跡
尚亡不無珠還之望耳王濟之王元馭兩學士詩
皆真跡語亦有致弇州謂題此圖遂令南牀饒舌
不知兩學士爾時何以能自免而竝登臺閣耶一
咲一咲

題龍眠居士博古圖卷

龍眠居士宋元豐間御史檢法官李公麟也夏士
良寶繪圖鑑謂爲朝奉郎殊誤公麟字伯時舒城
人嘗第進士博學強記與蘇子瞻黃庭堅諸人以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三
文章相友善工書有晉宋風格而繪事尤妙一時能悟古人用筆意兼顧陸張吳所長集其大成山水如李思訓人物如韓滉瀟灑如王維非澄心堂紙不下筆故縑素遺跡絕少最喜畫馬時人謂韓幹不及幾墮馬趣晚乃多作佛像以自懺悔遂可伯仲吳道玄余友人雲杜李本石維柱有伯時絹本維摩問病圖當爲伯時第一筆懸價數百金余借觀數月愧力薄不能售也伯時故有嗜古之癖又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尊彝之屬皆能考

定世次辨測款識聞有售者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朝論紛然伯時見之定爲秦物始無譁者詳具宋史伯時旣精於賞鑒又善畫遂作考古圖與歐陽永叔集古錄劉原父先秦古器錄並行於世余見伯時畫頗多凡絹本皆淺設色如維摩問病圖此絹本乃白描人物衣褶精工之極斷非宋以後人所能辨器物羅列木石參錯纖悉具備無毫髮遺憾豈伯時自傳其神而圖中所晤對者卽永叔原父其人故此卷爲伯時最用意

筆亦最得意筆耶鍾鼎尊彝之屬靡不畢具而法書名画不與焉豈神游上古第當於制器尚象中求之耶余嘗持此卷以詫本石君之所佞者佛余之所嗜者古也本石啞然獨生長嶺外聞見故狹跼踏冷曹不能如伯時豪舉而海內好事家以余薄有賞鑒名往_上出其藏以相示間或見貽又間或回易故亦薄有所藏幸非魯鼎然貧波斯卽能聚寶成船一入多寶林便覺寒乞偶得此卷時一展玩按圖索器按器觀象自是古人與居何必一

一皆宮中哉故余嘗謂古今奇玩皆有神物護持收藏賞鑒皆人間清福第一等事獲享清福能有幾人以二百金宋板之史記易馴鴿一雙百餘金名窯之香鼎博歌樓一笑者此皆前賢之哲嗣而後俊之翹材也彼豈不知清福者亦自不能享耳况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中丞之赴市曹大將軍之竄萬里非上河圖哥窯甌爲之祟乎語曰多藏厚亡又曰慢藏誨盜嗜古者念之能不慨然嗟_上此等清福惟風塵外人乃能享之畢一生之心力

羅四出之奇珍重貨而厚售巧取而計奪祇爲厚
亡誨盜之資而已故又嘗謂人生清福不可多亦
不可少一室之內阿堵之間誠得古琴一古劍一
古研一古如意一古磬一爐之大者一小者一甌
亦如之法書名畫能入神品者或數冊或數幀足
以供奉我典墳周旋我嘯詠晤對我嘉賓時可以
狎主我泉石花竹之齊盟則端居樂事亦已畢矣
又何必厚亡誨盜之爲哉蘇子瞻有云書画奇玩
年來眎之不啻如糞土此有激之言周公謹嘗爲

雲煙過眼錄後人謂其能空詣愛戀貪着之想第
今縉紳逢掖之家有畢一生而過眼無半點之雲
烟者抑亦神物之所忌乎余題此卷亦曰雲煙過
眼以示兒輩凡我子孫能令雲煙常在阿堵間不
至如蘇子瞻身世之感以前人所寶愛者爲糞土
則清福家傳一日當十日也客聞之亦復啞然公
忘之乎古鐘鼎尊彝其銘具在豈不曰子子孫子
永寶用今用之皆其子孫乎余低首不能對於是
兒輩揖客而進敬聞命矣其敢隕越以辱後命甲

寅秋日西園公題

題黃太癡山水

太癡姓黃氏名公望字子玖琴川人元太宗朝嘗應神童科初師董北苑源晚乃稍變其法自成一大家元四大家之一也瑩兒旣藏王叔明一幀又復藏此於四大家得其半矣余友米仲詔觀察善山水獨服膺子玖而以見貽能割所愛如此王元美司寇品子玖在松雪梅花之下黃雀之上豈別有說耶第司寇不能畫余謂評子玖者當以觀察爲

正丙寅初夏西園公題

題趙集賢金碧山水

新安友人吳用卿富收藏亦精賞鑒歲乙巳常携此幀欲索長安米數十鍾謂爲郭伯達筆伯達工金碧山水元人名敏歷官州倅所遺真跡絕少故此幀入用卿手名噪一時余幸以法祭二十鍾易之幀中故無題識印章董玄宰太史辨詰數四及見其下方有趙氏半印遂定爲趙集賢筆近是集賢名雍字仲穆魏公長子嘗官集賢待制西園稟

西園集卷之二十一
古樓中元人真跡不乏獨此最爲玄賞故付兒瑩
勿輕示人非從松雪老人神腕中跳出不可觀此
畫也丙寅初夏西園公題

題日觀和尚小像後

日觀不知何許人宋亡乃去而爲僧其在唐爲駱
賓王而在我朝爲雪庵和尚者乎日觀喜寫蒲
萄必自題之多憤世語嘗在朱宣尉家作畫題云
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尉兩個擔柴夫並爲金紫
貴蓋德之未壯也朱雖武夫然雅敬日觀軒然曰
我果曾賣蘆柴和尚知我遂厚酬之日觀真跡余
未及見卽石本亦鮮有傳者不知其能望懷素高
閒輩脚汗否然瞻戀故國明哲佯狂雖不以書名
可耳

題王叔明山水

勝國之畫有四大家叔明其一余閱叔明真跡多
矣此老胸中丘壑不乏往七巨幅則奇而小幀則
拙此以小幀作巨觀叔明最得意筆也丙寅夏月
西園公題

西廡存稿 卷之三十一
題王孟端竹石

王孟端毘陵人名紱嘗自稱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以八法受知於成祖文皇帝爲中書舍人與沈學士民則兄弟俱以善書被親幸孟端則間以其意從書法中得画法亦自有致而竹石小景獨咄咄逼梅道人昔者余友詹東園工繪事嘗作畫旨謂孟端乏清冲之趣工力在夏太常仲昭下此饒舌語余藏梅道人夏太常真跡頗多孟端自是梅道人兩廡首座而欲其爲太常捉刀恐地下反唇耳余通籍西省數從絲綸簿中閱孟端視草特筆此幀出孟端手無疑而書法乃爾又嘗得孟端所行王舍人集而詩復乃爾沈家二難安得不專席一時耶第孟端性孤介不受人憐猶沾匕以繪事自矜世鮮能購者嘗月下聞隣人笛聲喜甚旦起作一画自前求通而隣故賈人子且熟王舍人名乃更乞一畫與前画作偶又更以錦綺數兩酬之孟端輒大罵索前画上馬去其負俗頑如此此幀爲鍾應和作不知鍾爲何狀詩曰曾與君家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一
作隣住翠陰深處並開門則應和亦鄰人也何一
倨而一恭耶余因憶家金陵時詹東園嘗倅太常
作一画贊余師大司成趙文懿公久之索重價又
久之乞媒進於當事者爲居間聞者數爲東園掩
口而東園乃爲孟端饒舌何也暇日出梅道人夏
太常諸真蹟重裝因出孟端此幀互相評騭旣得
一詩用孟端韻識於左方復系數語作一丸泥塞
東園之口弁示兒輩前輩風流在人品不在技藝
也東園名景鳳新安人書勝於画七勝於詩隆慶
丁卯舉人官至比部員外好大言時人謂之詹扯
謾然才情亦我輩一流人余亦數得其遺跡皆爲
友人持去無一存者至今以爲恨萬曆丁巳夏五西
園公書于清真館之靈閣

題何錦衣古松圖

何浩不知何許人 宣廟時有竹霍老人者工山
水尤長於枯木竹石何姓而澄名官至太守何浩
豈卽其宗人耶 仁智殿画院待詔之署在焉
宣廟繪事最精浩官錦衣鎮撫直 仁智殿亦

恩遇不偶矣此圖不過能品第筆無市氣故亦購而藏之萬曆乙卯冬十月題於清音閣中

題陸包山虎丘圖

余以戊申歲分司吳關虎丘案頭物也賓朋宴集月可十日時諸名勝多荒蕪余捐俸數新之因題曰江左丘壑之表門聯曰山向寺心藏滿地流雲隨佛卧僧當溪口住片帆明月載經還復築一臺於劍池之上曰看劍臺聯曰紫氣識雌雄莫遣雨花迷虎跡清宵占象緯好將忍水淬龍文而臺之

畔爲生公講壇繚以石欄則虎丘第一勝也余旣得代奉太安人南還友人王伯穀以此圖爲別曰此陸叔平真跡周公瑕識之以詩者不腆虎丘實拜君貺請納此圖行笥中爲山靈一攀轅也余不識叔平而公瑕伯穀皆余綈袍筆硯之友于今亡矣余別虎丘轉瞬七年劍池鶴澗數入夢中乙卯冬偶出此圖重裝殊有杜少陵不唾青城地之想因用公瑕韻題其上識歲月焉叔平別號包山吳郡人老於諸生有風調以耿介著聞王元美司

冠數稱道之其画法稍窺宋人而時出已意元美
謂其風骨凌削霞思湧疊不免少露蹊徑惟此圖
鮮舊雅麗亦其得意於晚年者也叔平有子士仁
亦老於諸生善楷書常從余遊有隱德與錢布衣
功甫並稱一時

題盛子昭墨筆山水

此幀款識印章俱闕或以爲趙子固或以爲高叔
敬余諦玩數四爲盛子昭無疑子昭工白描其界
画故出趙高右獨氣韵稍遜二公王司寇元美以

子昭爲逸品居元四大家之次子昭不受也此幀
筆意娟秀而氣韵亦穠郁深至余嘗藏子昭伏生
授書圖意在筆外此則筆在意外足稱雙璧子昭
名懋與倪顛同時丙寅初夏西園公書付瑩兒

子昭嘉禾魏塘鎮人父從甫亦以画著聞夏彥良
謂子昭精緻有餘特傷於巧楊鉄篆反唇余亦搖
子西園公又題

題沈周雞鳴問寢圖

歲戊申余分司吳關先太安人幸就祿養吳人下

文瑜爲作抱關問寢圖申太師時行孫宗伯繼臯
皆爲賦詩好事者遂以此圖進不惜重價購焉余
嘗得啓南雄雞圖南有詩曰朝參安問三鳴裡孝
子忠臣每不眠余謂啓南非以画隱者復得此圖
乃知啓南至孝必出天性故雖遊戲翰墨而亦不
忘膝下之戀如此余笥中所藏古今名繪頗富獨
此圖常懸坐頭日夕瞻對及關事竣奉先太安人
還子舍卽題於楹曰三公不換一日萬卷何假百
城遂陳情以請無何以二憾故中考功令復以

詩答友人日輸他喚作溝中木齷齪得長稱膝下兒
今太安人已矣稱膝下兒甫四年耳蓼莪之誦雖
廢梧捲之感罔極我母不可得我圖幸尚存見圖
卽見母也更幸勝喪且襄事乃出此圖重裝之用
啓南之韵爲詩二章以識哀上俾子孫藏之世室
無令此圖與它名画同襲而共玩也嗚呼痛哉萬
曆丁巳春日不孝萱揮涕書於蓼水精廬

沈石田画鷄

石田老人戲筆寫生爲我朝第一手獨不輕爲

人作一翎毛此幀意態宛如紀消子之對周宣鼎
鷄無以應也沈生沈生幾落雞趣矣孝子忠臣勿
不眠之語孰謂老人石田以画隱哉余故珍而藏
之而賡其韵作一轉語爲祝七者解嘲

題唐子畏萬山雪霽圖

六月作雪景其執執而思濯乎子畏爲程文敏公
所擄捨遂枯冷畢世不復趨炎詳余所題子畏落
花詩卷此筆蓋遊戲於賦落花之後也瑩兒試懸
之品三頭三伏炎蒸定有無可以印証

題居士貞山水

君節字士貞名不甚著詳其字画當是吳兒余別
得其一小幀倣倪元鎮筆文休承以詩識之豈亦
停雲館中一勝流耶此圖鮮蓓可喜詞亦婉麗當
家字画皆咄上逼徵仲足稱能品乙卯秋日題

題錢叔寶雪景

昔人評画雪者不以皎潔栗烈爲工而以鮮蓓韶
麗爲致故蘇子瞻杭州言老雪齋詩春風百日吹
不銷五月行人如凍蟻豈不合作第亦莘澤中語

耳歐陽永叔潁州咏雪月玉梨梅練絮白舞鵝鶴
等請皆勿用而曰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
氣爍始能爲勝六傳神矣余蓄錢叔寶真跡頗多
惟此幀足稱永叔画中詩瑩兒其實藏之毋令里
中大見而吠也丙寅初夏西園公題

題江天一雀卷

此卷故有圖當是名筆爲好事者割去非名筆實
甫名手必不補作也許元復以貢爲太僕寺簿實
甫生同時皆姑蘇人實甫工結構而設色亦鮮情

可愛能伯仲石田此圖倣趙千里品應入妙獨人
物稍乏逸致耳江天一雀或亦舊題而元復補之
蓋取卷中獨鶴杳上東南還之語而圖乃作數雀
何也元復書與陳道復並駕一時筆亦端雅或謂
其小篆獨勝惜未見也余往官學姑蘇知羽客有
哀卧雲其人者不知卽爲和靜亦知其有道術能
役使鬼物不知其善書且嘗應 召纂修也卧雲
書跡亦惜未見 文皇帝永樂大典纂修日搜羅
品穴遺逸之士雖羽流衲子及武卒胥隸百工技

藝或有一長可佐校讎供鉛槧者皆獲應 召而
卧雲與焉亦足嘉尚矣西壁無爲兩詩皆本色語
無爲筆意稍窺趙吳興西壁可以彷彿二沱此三
人者皆句由外史之流亞乎 國初才美輩出卽
黃冠毳褐中亦不乏人如此第意此卷名跡尚多
今僅存兩詩不無劔分璧剖之嘆陸太史亦姑蘇
人字子餘一字浚明入諫垣甫三日卽疏擊張桂
兩政府白晝屬草鬼嘯於庭太史欣然曰歿卽死
耳義不可已也疏上謫官貴州都鎮驛丞稍遷永
新令無何卽乞骸骨去而風流儒雅余欣願執鞭
焉獨其書札不少槩見余幸得此卷亦愛及儲胥
豈供耳目近玩已乎

陸太史入諫垣三日卽疏擊兩政府此皇甫司勳
汴長洲縣志也偶讀工司寇世貞菰苑卮言太史
嘗從諫垣出典浙江試事及劉侍御鳳續吳先賢
讚太史論刺無虛日又嘗杖於 廷久之乃疏擊
張桂耳余因考太史嘉靖丙戌進士其典浙試蓋
辛卯歲也入諫垣三日卽拜疏蓋以他事云王劉

西園存雅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兩公當不妄司勳故太史同里又同時書失實乃
爾安可與論人於數千百里之外及數千百年之
上哉秋日重裝此卷始覺前題之誤故復疏之

題聲不在絃卷

伯虎画徵仲書皆真筆世謂伯虎工於長幅而卷
帙未工徵仲小楷多嫵媚故登文氏之堂者往七
流於院體此卷皆二公最得意筆画出盛子昭而
鮮精工緻過之書亦峻拔嚴整卽沓拖處亦有餘
勁乃知前人以画名世者胸中丘壑必不乏大小
皆宜臨池家宗匠亦不可一法摹索也

余蓄古琴數張皆名琴也少壯時頗有操縵之癖
今耄矣兩手荆棘已數年嘗謂陶元亮畜無絃琴
最得琴理昔劉伯倫以酒名而意不在酒元亮有
琴無絃意不在琴也余雖能安絃亦何必鼓哉丙
辰重裝家藏書画因閱此卷題曰聲不在絃亦竊
比於我元亮云爾偶讀卓吾和尚琴賦說蓋亦先
得我心者故戲書之和尚名贄晉江人以舉人嘗
爲郡守喜名理乃逃於禪遂至薤頂萬曆癸卯游

長安以異端惑世爲言官論劾時妖言之禁方嚴
當事者輒捕和尚歿於詔獄和尚著述自成一家
好持異論攻擊前賢亦往上令人解頤故嬰此
冤酷嗚呼亦可以觀世矣然和尚之歿也常詔
海內焚棄其書藏者罪勿赦而盛行如故嗚呼亦
可以觀世矣

題文徵仲煮茶圖卷

此卷卽余友人錢希言所貽者希言字簡棲吳郡
人旣冠未能誦通習容止時多從貴人游乃教之

詩遂能稱詩善嗽名輒自位置往上欲與王伯穀
錢功父諸人抗衡余嘗目爲後來之俊然飽則颺
去諸貴人亦往上謹避之歲戊申余分司吳關簡
棲數四歌缺而諧言日至余禮之如初及以此卷
見投友人某甲曰此錢希言袖中物公得無寶燕
石乎余笑而謝余故不知書卽王伯穀董玄宰兩
跋或爲孔方兄曲筆第余所藏徵仲書画僞者固
多而真者亦復不少此卷書出眉山卽不敢謂能
青於藍而結法精緊運腕適俊斷非時輩所能辦

此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十八
至於點染濃淡布置疎密便可以南面吳興絕無
吳兒市氣玄宰不我欺也作書之日乃我生之初
徵仲自云八十有九矣臨池之興翩上尚爾余少
徵仲尚三十年而腕力漸耗得無孔明揮白羽扇
督軍祁山之慮乎徵仲書此於晤言室中余亦有
晤言一室得此卷殊非偶然蜀徵仲喜茶不喜酒
余喜酒不喜茶湯社中往七呼余爲妬茶公更恨
此書乃盧仝歌非劉伶頌耳然永晝杜門名香一
縷時出此卷展玩飄咏亦覺兩腋習七生平不樂
事盡已消散何必六椀乃通僊靈耶甲寅伏日西
園公書於江上小堂

題仇十州吳中競爽卷

此卷圖旣娟娟字亦迺俊皆爲真跡無疑第彼此
不相涉文之詞非爲仇之圖而書然亦合之則並
美者也故題曰吳中競爽元鎮豪於遊咏頗多霞
外之致其詞必有可觀未審徵仲亦能競爽否仇
之圖不知作於何時徵仲以甲寅春二月望題卷
余亦以甲寅春二月望重裝又一奇也

題李小將軍山水

此小將軍真跡友人王伯穀半偈庵中與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稱爲雙璧者也余分司澣墅伯穀出以相示於時坐客錢功父居間王罔伯司平余捐宋雕兕觥二枚易之罔伯曰此非以十五城易一璧耶伯穀欣然見授余喜而欲狂遂徵歌於虎丘看劍臺爲三君子大傾家釀者凡兩晝夜子子孫孫其慎守焉不可忽之爲雲烟過眼也戊申秋日清真居士題於關署之懸麈堂

題王吏部山景

王穀祥吳郡人世宗朝嘗官吏部卽罷歸亦以臨池自喜欲與文待詔分半席者文不與也其画品花卉當在陳白陽之上而山水不及也吳兒珍之此幀覺秀倩可愛丙寅秋七月重裝

題楊不棄山水

明時字不棄新安人以布衣遊長安凡法書名画古今真僞多所鑒別故工臨摹而以書画名一時邢太僕子愿董太史玄宰皆極口稱之新安吳用

卿山人所模勒餘清墨帖皆其手跡也画則取法
米倪兩頭最爲合作獨不能詩而又酷嗜余詩時
余甫通籍秘省得不棄爲書画友驩甚不棄遂時
時以詩來問久之始能成章社中諸君子每有勝
集必拉不棄授簡旣畢令其點染一二幀爲諸君
子遊戲翰墨相與解頤而已不棄亦沾沾自好不
肯爲他輩輕下一筆長安中亦鮮能購之此圖乃
秋雨新晴客邸岑寂余偕友人吳孝甫及不棄携
倪顛真跡數幀過慈因寺解衣盤礴精心臨模盖
咄咄逼真者不棄亦自詫生平未嘗有也其詩亦
清拔可讀故珍藏之乙卯秋日重裝不棄登兕錄
者已十有四年矣余聞不棄別余之後嘗有詩數
帙梓行惜未及見大都亦不棄詩不勝画不勝字
卽假之以年雖有金丹不能換其骨也裝成諷玩
竟日不覺潛然用次其韵得詩二章以識山陽之
感

題文從簡山水

余甫通籍西省卽得告南還過金昌爲王伯毅投

轄文生從簡手此圖介伯穀贄余以繪事日從余
遊無何生爲異物其遺墨卽吳中亦不可多得者
今太史震孟爲生從弟太史故名從鼎亦余筆硯
友也吳治字孝甫亦工繪事詳余別幀吳充字德
符吳一寧逸其字同寓錢塘皆孝甫新都之族一
寧嘗以太學生官上林苑與德符皆以聲律之學
游從於余而德符數以布衣自豪也俞安期陽羨
人字羨長亦以布衣欲分伯穀半席伯穀難之趙
世宰字均甫先師趙文懿公冢孫蓋翮上佳公子
云吳大山字仁仲錢唐人以孝廉繼余通籍亦居
西省歷官雲南參政喜稱詩然以世務嬰心而巧
於宦故未成一家言虞淳熙亦錢唐人字長孺癸
未進士以吏部主事見放不復出顧獨嚮往余上
每過錢唐輒爲平原之飲不忍去丙寅秋八月重
裝此幀遺墨圖中皆登兕錄惟羨長尚健飯每按
圖未嘗不愀然永嘆也

題便面兩儀圖

師宜官善書大則一字經丈小則方寸千言衛巨

山亦云常見細字嚴華經以及紙作七萬字江南
野史有應用者能以紙大如錢書心經又於一芝
麻上作國泰民安四字書家絕技古今惟此三人
而已此圖上玄下黃萍匕如許置一懷袖中便能
令旋轉在我掌握隸首於焉焚竿章亥從此韜足
固自奇事顧陶翁吳人余數遊吳匕中諸好事家
所藏古今名跡片紙隻字斷楮殘縑有可以寓吾
日者無不賞識獨不聞有此圖而好事無過吳兒
至不能藏此圖乃藏於伯開伯開博古搜奇奚囊
中無一長物獨藏此圖且從數千里外携此圖以
示余又一奇事也第傳會亦無過吳兒簡棲以婁
城作膠城又以膠城作嘉定則詳具羅長源國名
記中尚須一煩章亥時西園公與眉道人同歲是
日也辟邪翁延壽客觥籌紛沓不能復效師宜官
爲簡棲饒筆披此圖者亦不必更爲陶翁饒舌

題王準初畫

準初偶逸其字嘗客金臺數以繪事從余遊者數
年余分司吳會準初復彈鋏而至以此幀見投亦

西園在籍
卷之三十一
足以酬出有車食有魚矣丙寅秋七月重裝以入
能品

題黎白泉九岳長青圖

黎民懷字惟仁故秘書惟敬介弟也老於里選以
詩酒自娛余爲諸生時獲交惟敬最後乃交惟仁
惟敬善丹青皆從竹霍老人及梅花道人中來惟
仁又從惟敬中來青出於藍未必青於藍也弟惟
敬數自矜不肯爲時輩輕下一筆歲辛卯館於惟
仁遂爲余作此圖峰巒雲氣頗有位置獨點綴皴
染尚落谿徑豈對客不便於揮毫耶若林光樹色
遠近濃淡皆娟上欲滴如春山過雨秀媚可矜恐
第五亦不減車騎也其詞與翰亦能自作活者今
二十有二年往矣前輩風流今已頽盡寶此遺跡
爲魯靈光甲寅冬日重裝題

題黍珠春永圖

黍珠春永圖不肖萱爲母謝太安人壽八十有一
購名筆而繪也先臣之令陸川也是爲晉葛洪覓
丹砂處洪夫人鮑仙公覲女覲時守南海洪旣得

丹砂遂居羅浮成大藥於是靚爲夫人結菴浮山之南羅漢崑上曰黍珠蓋夫人能煉黍成珠亦大藥也無何洪尸解夫人卽從玉鵝峰白日飛昇具羅浮志唐天后朝何仙姑者世居羅浮雲母溪餌雲母居庵中得仙其后盧眉娘吳妙明單縣君輩亦皆從庵中問道相繼仙去故五嶺外言女真穴宅必首黍珠久之庵廢宋紹興間秘書張宋卿誅茅讀書其中以春秋爲南省第一人則萱世祖也萱之外王父曰寧波公嘗携太安人躬耕庵右故

太安人亦爲雲母溪人萱困諸生時數奉先臣杖履讀書先秘書隱居卽不能如先秘書博一第然幸通籍西省稱秘書郎矣歲時陟岷神魂未嘗不徘徊黍珠雲氣間第念先臣舊桑麻尚滿勾漏獨不能得丹砂及歸耕羅浮壽六十有五輒見昔今太安人健飯歲丙午八十有一矣六月十八日是爲設悅之辰計當馳還子舍率諸孫奉板輿再過黍珠求何姑雲母以佐菽水則一日足當兩日此亦不肖萱所爲徵天幸也故函圖以丐珠玉俯勺

者若太安人內則詳諸別簡惟大君子裁擇

題清福圖

往居長安嘗見蕪子瞻戴笠著屐圖於友人許非
百金不售蓋趙承旨真跡也妄意此等情境承旨
好事耳余既見放無日不徜徉山澤間始覺一笠
一屐乃我輩閒居清福最享用處卽曲蓋高軒無
所用之承旨所圖真子瞻安真珠官時予于羅浮
道中遇老田嫗講春夢情境也癸丑春客有欲圖
余者因舉承旨圖子瞻狀語之圖成以詩紀焉子

瞻千古偉人余何敢望子瞻嘗言與韓昌黎同一
祿命皆爲磨蝎星所苦生平官跡顯晦物情向背
往亡同之而祿命家亦有言余生不辰干支中或
躔磨蝎者故中讒獲譴子瞻皆媒於姻友孟奇亦
構於親朋豈此笠屐乃磨蝎君衣鉢耶弟子瞻
瓊州之役歲已六十有一矣甫三年移永至建中
靖國元年始度嶺北歸無何輒捐館毘陵計其時
追攝斥逐轉徙間關凡五年而享用笠屐不過一
二年亡不過數日是端明殿學士固子瞻春夢珠

官道中戴笠着屐亦一春夢也余五十有二卽幸
里居踰兩歲卽幸見放撒手懸崖一了百了畫則
鼓腹夜則鼾鼻暇則徘徊於榕水驪峰之間卽欲
一日棄此笠屐不可得笠屐卽欲一日棄余亦不
可得享用清福且四年矣嗟去其角者與其齒
安知磨蝎君不復見憐非假我以有餘之年補子
瞻不足之數耶余又憶子瞻違其父文安公之歲
與余違先司徒之歲同獨余母太安人今幸八十
有八猶未艾也成國程夫人棄子瞻時子瞻僅二
十有四耳一日之養子瞻所不敢望余者又老而
年余且獲保首領老牖下子若孫朝夕繞膝以奉
餘年子瞻有子三人孫六人而左右扶持於戴笠
着屐之時以至啟手啟足止一承務郎過又何骨
肉日以遠也令子瞻見余得無謂磨蝎君失平等
法假孟奇者何寬奪子瞻者何酷耶嗟上宦不續
鳧茵不慕椿人間世總一春夢耳呼笠屐爲軒蓋
卽軒蓋呼軒蓋爲笠屐卽笠屐不然子瞻軒蓋四
十年豈無一時一事足供後人圖畫者何物笠屐

乃獨能擅芳躅於丹青留逸韻於天壤乎故承旨
之圖子瞻也曰戴笠着屐圖客之圖余戴笠着屐
也曰清福百世後按余之圖讀余之詩而摸索余
之情境毋謂園公好事又夢中說夢也則知園公
矣則知園公矣萬曆癸丑清和日書

題自寫枯木竹石障子

此余十五年前小狡獪也今兩目皆翳十指如椎
卽此狡獪亦不復作而丹青在前尚勃有登樓
解衣盤礴之興第恐爲鵝溪絹所奴故往止粘筆

復輟偶見此幀於破壁中遂付裝潢得無千金自
享耶昔郭忠恕以善画聞亦以善壽聞米海岳謂
其壽蓋得於畫今世所傳忠恕真跡余數及見之
不知爲壯年筆爲晚年筆余今六十有九矣不復
作此狡獪而犬馬餘生亦能卜過其歷遠過於郭
先生乎惜世無米顛以知我故題數語於上方以
驗歲月時丙寅又六月晦日也

又

余旣題此障子偶閱張彥遠名画記忠恕乃尸解

仙去者非特以善壽聞也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以
画名五代間嘗爲宇文周博士工於界画每作山
水必以樓閣粧點極其精工宋太宗聞其名召爲
國子監主簿時年九十餘以老忤旨流登州至齊
之臨邑遂尸解云余嘗見忠恕真跡於鄭金吾茶
館中其山水師關仝而工緻過之金吾云忠恕有
臨王摩詰輞川圖在吳中余惜未見

題謝樗仙雅繪卷

此東吳樗仙臨倣宋元以來諸名筆凡十二方錫

山故觀察鄒彥吉所寶藏者偶以示余把玩不
恣釋手彥吉輒捐以見贈歲戊申余分司吳關秋
八月也彥吉善丹青故精賞鑒時余門義下潤甫
喜而語余觀察每作画必展玩此卷數日乃下筆
寶藏此卷不輕示人若護頭目今捐以贈公亦割
所愛矣樗仙亦錫山人名時臣字思忠爲將家子
姓謝氏博士高等弟子也棄去世廟初以丹青
著聞余嘗見思忠八仙四巨幅於里中一先達訃
神觀亦自突上惜非雅繪此卷題曰雅繪不知誰

筆誠雅繪也。余數得此十二家真跡，數人臨倣，乃知樗仙於十一家蓋具體而微者。此卷蒼鬱處，嫵媚可飡，秀潤處蕭散可狎，無一筆落，今人蹊徑非彥吉不能藏。此卷非西園公想，彥吉亦不能捐。此卷也。戊辰秋七月，重裝此卷。兒輩有欲遊戲翰墨者，不得十二家世次居里，因詳疏以示之。第卷中世次參錯，豈彥吉自以所嗜好而位置之耶？彥吉作画喜倣倪顛，其首顛固當然。朱迪功画品遠出戴錢唐上，而樗仙以迪功殿此卷，以錢唐先李河陽，不得其解。

馬遠宋光寧兩朝画院待詔，其祖興祖父世榮皆以善画聞遠。工山水、人物、禽魚、花卉，皆入妙品。蓋家學也。尤工古松，画院中一時獨步。夏圭一作珪，字禹玉，錢唐人。宋寧宗朝待詔，画院賜金帶，精於人物、墨意、醞釀，高低如傅粉淋漓處，筆機蒼矯，足稱奇品。而雪景上師范寬，間以已意點綴。李唐而下罕出其右。子森亦善山水，微不及父。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郭熙河陽滎縣人宋 宗朝画院藝學工山水尤
長於寒林得李成法其雲烟出沒峰巒隱見布置
蕭散曠遠早年巧密瞻緻晚年筆機適拔若有意
若無意可稱神品余所寓目皆其晚年筆也子思
亦以画於宋崇觀中應制作山海經圖余嘗見其
瑞馬一圖頗得曹韓遺法

朱銳河北人宋宣和間待詔画院逮紹興累官迪
功郎賜金帶山水師王摩詰好作驢騾畋獵圖余
常見其盤車圖曲盡形態其筆意出張敦禮第森
亦工山水然筆意稍重大不及兄樗仙題熙銳為
南宋遺士焉北宋以宋南渡後分南北其云南宋
非劉裕之宋也

李唐字昉百亦河陽之三城人宋徽宗朝入画院
建炎間以太尉劄淵薦授成忠郎待詔画院賜金
幣時年八十矣工山水人物尤工画牛高宗寵愛
之嘗作長夏江寺卷高宗曰李唐可方李思訓也
倪雲林趙子昂皆元人詳西園画評

王叔明名家吳興人趙文敏之甥也工山水近法

其舅而遠師巨然得其用墨法秀潤可愛今江南
此丹青家皆宗尚之自是文人楷則不可以語俗
工也余止藏其真跡一幀數臨做之不能得其半
筆深以爲媿

盛子昭名懋嘉興魏唐鎮人其父洪甫善画子昭
能世其藝而精工遠出父右稍師陳仲美復以已
意執使益青出於藍也余所藏伏生授書圖爲子
昭最得意筆

曹雲西名知白字貞素華亭人元末以山水著聞

取法馮覲筆機稍弱於覲然得意處亦清秀可掬
一時之名筆也有藝頭曰夏汲清亦能画

唐子華名掾吳興人元末爲休寧令尹善山水師
郭河陽未達一間

戴進字文進錢唐人別號靜庵自稱玉泉山人我
朝宣成間以画待詔 武英殿 宣皇帝試諸
画院命題以萬綠叢中一點紅惟文進稱旨成化
間有中常侍求文進画不可得時文進復應 制
作寒江釣雪圖把釣者乃衣絳衣蓋做舊人名筆

潘溪圖也中常侍修郟言於上曰世有衣絳衣而把釣者乎文進於是寵遇稍衰遂引疾歸然其曲日益有聲晚年好寫蒲萄襍以鈎勒竹鱗眼草足稱逸品昔者余友雲間孫雪君克弘以鈎勒竹著聞江南卽其遺法也余所藏文進鶯轉魚遊圖則其晚年最得意筆子泉字宗淵能世其學亦工山水用墨稍重能品而已世亦鮮傳之

余旣詳疏此卷中十二家崖畧因閱諸丹青家訣法大意凡五則併疏於卷端以示兒輩先師曰游於藝画藝之一也肇自史皇傳於封膜烏得以玩物喪志而忽諸

謝恭曰画有六法一氣韻生動二骨法用筆三應物寫形四隨類傳粉五經營位置六傳模移寫此六法者千古不易自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學而能惟氣韻必在生知不可以巧密得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故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形似而不失矩矱

者謂之能品

画有三病皆係用筆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稚失於取與物狀平匾不能圓混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似物凝碍不能流暢也

又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換合理三也彩色潤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法其上六也

六長者麤鹵得筆僻澁得才細巧得力狂恠得理無墨得染平畫得長

米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必天資高朗多閱傳錄能自作画能深得画意方稱賞鑒誠爲知言夫画亦必於意外求筆上外求意故筆可不足意宜有餘作画與作字同一機意在筆前此書家要訣亦画家要訣也昔賢能画者必能書不能書而能画上雖工亦具品而已

又題小李將軍金碧山水

小李將軍名昭道唐宗室思訓之子歷官中書舍

人其稱小李將軍以父嘗爲武衛大將軍故曰小將軍耳思訓工山水林泉喜用金碧輝映後世作山水有着色者皆本思訓古人稱畫爲丹青家惟二李乃真丹青也然二李真跡留在人間者余數四見之皆不作款識不用印章豈古人遊藝不欲以藝名耶此幀爲昭道真跡而峰巒森錯林木攢列人物居起樓閣位置思致綿密意態娟雅氣韻秀潤海內諸賞鑒家皆以爲大李將軍之筆余不敢遽自信也請以俟精於鑒古者

題自寫山水小景

錢唐有姚公綬者畫師梅花道人時稱三絕嘗作畫以售於人數得厚價無何復倍其價索還曰姚先生之墨戲不宜久落人間也余作此幀以貽韓明府寅仲蓋三十有二年遠矣歲丁卯寅仲携以見還謂往未嘗捐厚價以求售公今完璧於西園公亦不必倍價第得一醉足矣余輒爲寅仲傾家釀者竟日此亦可爲寶研池一佳話也公綬名綬成化間進士爲監察御史意有不可輒棄去詳夏

士良圖繪寶鑑

題吳仲圭墨竹

古未有專於寫竹者有之自唐蕭悅始然皆丹青
未有作墨竹者有之自宋宗室頽始於是駙馬李
瑋秘閣文同競起而趙士安蘓子瞻皆獨步一時
自宋而元代有作者獨以吳仲圭爲傑出仲圭名
鎮嘉興人號爲梅花道人元四大家之一也宋黃
庭堅諡字以右軍似左氏太令似莊周書與畫一
也故王司寇元美謂墨竹以文與可爲左氏子瞻
爲莊周又謂子瞻妙而不真李息曇真而不妙惟
梅花道人始究極其變鮮得真跡此幀爲梅花道
人真跡無疑余亦嘗藏息曇墨竹一巨幀亦真跡
也足稱寶研池頭雙壁矣息曇名衍別詳仲圭山
水遠師董源近師僧巨然皆臻其妙昔者余友黎
秘書惟敬以畫名亦喜師仲圭有仲圭真跡山水
一小景余常借而臨之今不知存否

題寶繪堂尤物卷

晉卿名詵太原人宋史未載不知所尚何王以尚

王故家開封又爲開封人喜讀書屬文多蓄法書
名画有堂曰寶繪蘇文忠公嘗爲記詳文忠公集
中晉卿工山水師李成其小幅師李思訓此卷蕭
疎平遠居然有萬里之勢而氣韵閒曠蓋兼二李
間出已意者誠寶繪堂主人之繪寶也文忠公記
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画豈不顛倒
錯繆失其本心故自是不復好時見可喜者亦復
蓄之如雲烟過眼百鳥感耳去而不復念是卷也
西園公念之矣雖留意於尤物足以爲病文忠公
之言不妄第人間世尤物足爲病者不止書画西
園公卽以此尤物爲病亦致足樂也戊辰秋日重
裝此卷題曰寶繪堂尤物時新涼忽荐酷暑初殘
微恙盡蠲欣然自樂

題沈啓南棧道圖卷

出正間海內丹青家惟沈公周文公徵明獨擅勝
場然文嘗呼沈爲先生數語人先生神仙中人也
文其安敢望沈爲文所嚮往如此沈字啓南別號
石田又嘗自稱白石翁東吳相城人父亦善画翁

既得於家學凡北宋胡元諸名筆無所不臨涉而變化出入獨於董北苑僧巨然李營丘得心應手有出藍之美李伯華乃品以第三且目爲僵爲枯余嘗以其說質於王元美元美曰嘗盡閱伯華所藏白石翁画跡皆翁贗筆故誤以優孟爲孫叔敖耳翁濶達大度名又最著人或贗翁筆以求翁題翁亦欣然爲書故贗筆滿四海晚年亦有重其筆數行求收復之亦徃亡得其贗筆翁更欣然沈某能以名借人矣余藏翁真跡不一皆非贗筆此棧

道圖又翁最得意筆也當是爲友人入蜀而作者圖左一詩亦翁真筆然不能舍李青蓮蜀道難而別自締構故字不及詩上不及画此翁之定評也戊辰秋日重裝此卷因書青蓮詩以綴卷末蓋棧道爲西蜀奇勝非白石翁不能圖白石翁奇筆非青蓮公不能敵耳第青蓮公之歌蜀道難也亦自憾悔於王叔文既敗之後乎余按弘治中以事逮諸臺省置獄兩署皆空太宰屠公瀟旣不能請於柄國者率諸大臣疏釋乃請以諸曹散郎署臺省

事學士楊公守陞以書爭之翁是揚而非屠也爲賦五言長篇凡五百字以譏切太宰會事解太宰聞之乃和翁之詩以貽翁雖微自白亦了不介意翁媿焉復和韵以謝遂成知己太宰自是得翁佳画最多亦前後餉遺翁不絕世兩賢之爲美談焉翁之作此圖而賦以詩豈與青蓮異世同悲乎嗟嗟難於上青天何止蜀道不如早還家何止錦城余幸蚤還家矣每展此卷未嘗不側身長咨嗟也

題画與姑蘇顧君揚

今海內以繪事名家必首三吳然上之不失爲沈啓南文徵仲下之不失爲陸叔平錢叔寶便交相位置第於沈文陸錢四君子尚隔數塵也余少也藝遊戲翰墨於三吳間往還二十餘年所得當者惟梁溪鄒觀察彥吉雲間董宗伯玄宰宗伯最工臨模若機軸自運則胸中丘壑稍乏觀察僅能點染盆盂間近玩而已最晚從余遊者姑蘇卞文瑜潤甫日侍筆研然娟秀有餘蒼鬱不足余嘗爲盤礴指授差能咄咄逼人亦後來之秀也歲戊申余

分司許墅彈缺者競以繪事請日數十人人數十
幀應接不暇關吏肅客唯謹數好語之奈何令沈
文陸錢四君子皆絕塵乎不知菰蘆中乃復有俠
仙顧君揚爲四君子一流人遠引如冥鴻令關吏
不可慕而弋也戊辰夏五余犬馬齒幸同輪扁寶
安邑侯子木先生絃歌得人不减言偃能從境外
泥途中覓一白頭壞父於羅浮榕水間折節從諸
縉紳先生之請不惜霞外語式金式玉飾青黃於
溝斷授簡曰德音是茂何物壞父獲藉手爲聖人

氓哉九頓受簡則君揚之佳什佳染駢蕃錯落一
字一珠一筆一玉以及未同之人此儲胥之愛亦
臭味之投也嗟余老矣旣不能悉索敝賦以間從
君於平津閣中定交筆研第無言不酬其敢以視
蔭而有離過惟是肯日老腕不能復有所拈弄以
效瓊瑤因檢塵笥中得二十年前一小狡獪以復
君揚更綴數語於上方付潢人窺君行笥亦以遙
聞聲而相思者或可藉塵幀日進前而常御也復
竊自幸溝壑餘生旣能徼福神君錫以華袞未審

西園存雅 卷之二十一
雪鴻戲跡亦可徵福神君稍爲鑒定否崇禎龍飛
著雍執徐之歲律在癸則羅浮張某識於西園之
百赤樓時年七十有一寒蜩在樹霜莢吹江微雨
一林新涼兩腋鈎簾拄頰擲筆停雲

題陳仲鑑方伯山水

此中書行省右丞分司嶺東莆田陳公最得意筆
也余頗究心此藝海內以此菴名家者平原邢子
愿侗濟南于文若若瀛雲間董玄宰其昌薊門米
仲詔萬鍾晁著余皆嘗登樓共研對壘揮毫橫絕

一世則登峰而極仰同千古則具體而微一有所
長一有所短詳具余西園畫評今耄矣目眇手棘
不能復作此狡獪一旦獲此幀焚香盥手展玩回
環位置綿密點染葱蒨多筆外意上外巧自是荆
浩關同一流公嘗過余西園器題曰一幅園林佳
粉本濡毫欲寫米家山此一幀也豈惟平原濟南
雲間薊門當焚研捶胸卽海岳老顛可望脚板乎
子子孫上其永寶之爲西園彙古樓鎮圭慎毋令
海岳老顛見之據舷求溺也

題自倣李唐筆意小景

六法小技耳一筆不自古人中來皆非合作筆上
皆自古人中來亦非合作蘇子瞻題画有云論画
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
画本一律天工與清新然子瞻寫竹妙一時秦少
游謂無一筆不自蕭協律來獨能不為協律故自
超其清新豈皆天工乎余頗究心六法自唐建南
北宋而下諸名家遺跡在人間者無所不涉入獨
於李晞古則寤寐求之此一小幀蓋得朱宗伯元

价所藏晞古長夏江寺圖數四模倣獨得此幀緘
塵笥中三十年遠矣欲求一解人不可得未嘗出
以示人一日開敏文學過小園縱談六法自是解
人遂出此幀贈之晞古名唐河陽人宋建炎間成
忠郎画院待詔作此圖時年八十矣高宗品之曰
李唐可比唐李思訓思訓嘗為左衛大將軍世所
稱大李將軍也惜開敏未及見河陽舊跡更惜河
陽未及見西園公耳開敏欣然付潢人以請何必
左衛何必河陽西園公能自為西園公便是天工

又何必論形似與兒童隣乎余亦欣然書其語復
之章藏此卷再十年當如河陽作長夏夏江寺圖時
爲關毅別作一圖令宋高宗地下知可比左衛者
不獨一河陽也蕭協律名悅不知何許人以墨竹
著聞與韋偃山水邊鸞花鳥一時並稱三絕

題錢舜舉寫杜少陵飲中八仙歌圖

五齊錄事旣爲酒樓榕溪之上題曰高陽社因書
杜少陵醉中八仙歌兩壁間八仙意不在酒錄事
意在八仙乎甲戌秋九月有携此卷求售於錄事

曰錄事誠生於八仙時少陵必歌醉中九仙矣此
亦可以傳錄事之神者乃不惜重價購藏樓中客
有過飲時共展玩以佐觴政亦一快云錢選字舜
舉故以丹青名此舜舉真筆亦最得意筆虞伯生
之八分與徐武功吳文定二跋皆僞筆也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三

